

詩 與 學 科

瑞 怡 慈 著
曹 葆 華 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科學與詩

瑞 怡 慈 著
曹 葆 華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82774)

文學研究會叢書科學與詩一冊

Science and Poetry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I. A. Richards

譯述者 曹葆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埠

* 版權所 *
* 翻印必 *
* 究有 *

(本對校者金雲峯)

序

葉公超

瑞恰慈在當下批評裏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許多細微問題，而不在他對於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法。本來文學裏的問題，尤其是最扼要的，往往是不能有解決的，事實上也沒有解決的需要，即便有解決的可能，各個人的方法也難得一致。譬如，本書第六章所討論的「詩歌與信仰」的問題便是一個這樣的實例；自從瑞恰慈提出了這問題，相繼討論者已有愛略忒（T. S. Eliot），墨瑞（J. M. Murry），葛刺丁（Louis Grudin），李德（Helbert Read）等，雖然他們的意見彼此都不一致，但是大家却都承認這問題是值得注意的。提出了這問題未必就能直接影響於讀者之鑑賞能力，或轉變當代文學的趨向，不過總可以使關心的讀者對於自己的反應多少增加一點了解，至少是增加了一種分析印象的方法。對於批評這已是不小的貢獻了。

當然，瑞恰慈所看到的問題未必都是前人所未道者。他在「文學批評原則」的自序

裏會坦白的聲明：One does not expect novel cards when playing so traditional

a game; it is the hand that matters。以往的批評家他最欽佩的是克律利己。他的

重要的理論，如價值論，傳達論，以及關於信仰與音韻的種種意見，大致都可溯源於克律利

己的「文學的自傳」(……that lumber room of neglected wisdom…見「文學

批評原則」二四〇面)我們只需留意「文學批評原則」與「實際批評中」之引句與註腳就

可以知道了。不過瑞恰慈畢竟是活在二十世紀的人，他書裏無處不反映着現代智識的演

進。他所引用的心理學，語言學，邏輯，以及其它必要的工具都只比克律利己的晚不過一百

年而已，但是這一百年間人類智識的增進已然影響到我們生活的各方面了。(Stendhal

說：學術的進步與普通的智識至少相差八十年)。本書第五章所討論的也就是人類在最

近這一百年中的理智的變遷，知覺遲鈍的人也許還沒有感覺到這種變遷對於將來文學

的重要，他們也許真要再等候八十年才能覺悟，不過瑞恰慈已然是不耐煩了。

學術的進化與文學的理論往往有因果的關係。我們試想近五十年來文學批評所受心理學與生物學的影響就可以明白了。克律利已當時的心理學與邏輯實在是不夠他使用的，這點從「文學的自傳」的文字上看最容易明白。有人說過，「文學的自傳」是八分玄學和二分囈語，這當然是開玩笑的話，不過一般的印象大致也都承認這是一部不容易了解的書。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克律利己的直覺找不着明晰的文字，所以有許多我們現在覺得很容易解說的話，在他雖則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有十分說出來。瑞恰慈能從文字的意義上發端，正足以補救克律利己這點憾缺。

瑞恰慈的目的，一方面分析讀者的反應，一方面是研究這些反應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正如本書開首所引的安諾德的話，他的抱負也是要用文學，尤其是詩，來保障人類的將來，因為他相信惟有好的藝術與文學作品才能給我們「最豐富，最銳敏，最活潑，最美滿

的生活」。我們的經驗，不論是生活中的還是作品中所表現的，都應當受同樣標準的評衡。這標準就在「自由的與浪費的組織之不同，在生活之豐滿與狹陋的差異。因為假若心靈是一種意願的系統，並且經驗是意願的活動，那麼一種經驗之價值，就以心靈藉之而得到完全的平衡的程度為標準」。這就是他的價值論的基礎，也是本書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

這本書是一篇通俗性質的概論，大部分的材料是從他的「文學批評原理」與「意義的意義」二書中擇取出來的。我希望曹先生能繼續翻譯瑞恰慈的著作，因為我相信國內現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徵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

二十三年七月二日序於清華園。

目次

引言·····	一
一 一般的情勢·····	二
二 詩的經驗·····	七
三 價值論·····	二八
四 生命底統制·····	三七
五 自然之中和·····	四一
六 詩歌與信仰·····	五一
七 幾位現代詩人·····	六二

引言

「詩歌底將來是偉大的；因為當時間不住前進，在那不辜負自己的崇高的命運的詩歌裏，我們這個民族會找到一種愈更確定的寄託。沒有一種信條不在動搖，沒有一種已被信仰的教義顯得不成疑問，沒有一種已經接受了傳統不有行將消滅的恐嚇。我們的宗教已把自己在事實裏，在假定的事實裏，物質化了；它把它的情緒附屬在事實上面，而且現在這事實正要把它離掉，但是對於詩歌，思想則是一切。」

——安諾爾德——

一 一般的情勢

人底展望現在不是那樣光明，以致於他可忽視任何改良的方法。他最近在習俗中和生活方式中已有了很多的變化，一半是有意的，一半是偶然的。這些變化包含着普遍的另外的變化，因而最近的將來，大致會看到我們的生活有一種差不多完全的改組，不論是私的方面與公的方面。人類自身是改變着的，他的環境也是如此。真的，他在過去已曾改變，但也許從未有如現在這樣的迅速。他的環境從未聽說以前改變得這樣劇烈或這樣突然，聯帶着心理的，以及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危機。這種改變底突然，恫嚇我們。人類的本性有一些部分比較其他部分更拒絕改變。假若我們的習俗有一些改變了，而其他應當隨着改變的却仍如往常一樣停留着，那麼我們會冒着許多的危難。

流傳了千萬年的習慣是不容易丟掉的——思想上的習慣——以及與變動的環境

不公然發生衝突，或不明顯地使我們受損失或感不便的習慣，尤其是不容易丟掉。但是，損失也許很大，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在一五九〇年以前，沒有一人知道我們關於石頭怎樣墜落的固有的想法是如何不便利的，可是當迦利略（Galileo）發現出真象的時候，近代世界便開始了。在一八〇〇年以前，只有被人認為是癡狂的人們方知道那關於「清潔」的普通傳流觀統是錯誤得很危險。自從力斯忒（Lister）推翻了前人底觀念，嬰兒通常的「平均生存年數」大致增加了三十年。在羅斯（Sir Ronald Ross）以前，沒有人知道以感冒和瘴氣而不以蚊蟲來說明瘧疾是有着怎樣的結果。假如有人在西歷一〇〇年以前發現了這一點，也許羅馬帝國至今仍然興盛着。

有了面前的這些例子，在生活底各方面，我們不再容易承認那對於我們的祖先很好的東西，對於我們或對於我們的子孫也是很好的。我們不能不疑問，是否我們的觀念，甚至於關於那些顯然實際上不很重要的問題（如像詩歌）的觀念會不會錯誤得很危險。若

是認識（我們必定會認識）我們關於大多數事情的思想上的習慣仍如五千年前一樣，這實在有些使我們驚惶。自然，祇是科學是一種例外。在科學以外（我們的思想一大部分仍在科學之外進行）。我們思想很多地方是與一二百世代以前我們的祖先同樣的。關於詩歌的一般正式的看法，的確就是如此。這些看法會不會像許多年代同樣遙遠的觀念一樣，是錯誤的？對於將來的人們，我們現代的生活又會不會是一種繼續不止的災難——由於我們自己的愚鈍，由於我們的麻木去接受與傳導那些不適用並且也從未適用於任何事物的觀念而來的災難？

現今一般受過教育的人漸次變得愈更自覺了，這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改變。這或許由於他的生活變得愈更複雜，愈更錯綜，他的願望和需要愈更紛歧並且愈更容易衝突。因為他變得愈更自覺，他再不甘願對於習俗隨便表示不反省的服從。他是不得不反省。並且假若反省常常變為不得結果的苦悶，那也僅是意中事，祇要鑒及這種工作之無比的困難。

合理地生活，在今日比在約翰孫（Dr. Johnson）底時代困難得多，並且據被士維爾（Boswell）說，就是在那時已是很困難的了。

合理地生活，並非祇靠着理智生活（這很容易誤解，假若誤解過甚，則很不幸），而是一種理智（對於整個情勢完全明白了然）所容許的生活。整個情勢中最重要的部分，通常是我們自身，我們自家底心理的組織。對於物質的世界，例如對於我們的身體，若是我們知道得愈多，我們便發現愈多地方我們的日常生活與事實不相符合，不適用，不經濟，不利，危險或可笑。試以我們煮蔬菜的習慣作證，我們還需要學怎樣使我們吃得滿意。同樣，現在已經知道的關於心靈的很少的智識，已顯示出在很多與我們自己有關的事物上我們思想和感覺的方法都與事實不相符合。我們思想詩歌與感覺詩歌所取的方法特別是如此的。我們都以從來未有過的事態來思想和談話。我們將自己和事物所沒有的能力賦給我們自己和事物。並且，同樣地我們忽略或濫用與我們至關重要的能力。

近些年來，人是日漸愈更離開自然。他向那裏去，他自己還不知道，也還沒有決定。因而，他感到生活愈使人迷亂，要過一種諧和的生活愈漸困難。於是，他轉而思考自己，他自己的本性，因為合理的生活之第一步，乃是對於人之本性有一種更深的了解。

人們很久已就承認，假若祇要心理學能作出一些事體，大致可以和物理學的成就相比，則可期待實際的結果，比較工程師所能設計的愈更值得注意。心靈科學裏最積極的步驟一嚮來得很遲慢，不過它們已經在開始改變人類整個的觀點了。

二 詩的經驗

人們爲着詩歌曾作過許多過分的要求（文首所引安諾爾德底話就是一個例證），許多人見到這些要求，都不免感覺驚訝，或發出寬恕態度給與熱心者那樣的微笑。實際上最能表現近代的觀點的，乃是詩歌底前途爲虛無的那種論調。皮卡克（Peacock）所著的「詩歌底四個時代」底結論，更獲得一般人們底首肯。「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一個詩人乃是一文明社會裏的半野蠻人。他生活在過去的時代裏……不管詩歌培植到任何地步，它總是要忽略一些有用的學科的。並且眼看着一些頭腦，能作更好的事體的，却趨向到那耗費心智，空虛飄渺，而又戲謔嘲弄，似是而非的怠惰中去播散種子，這總是一件可悲的事體。在文明社會底初期，詩歌乃是一種心靈底急語，能喚起心智底注意。但是關於成熟的頭腦，把童年的玩物當作一件嚴重的事體，則未免有如一個成年人使用珊瑚磨牙齦，或啼哭

着要用銀鈴底玎璫聲催他入睡那樣的可笑，」更有甚者，有許多其他的人帶着惋惜（濟慈是其中的一個）以爲科學發展必然的結果，會破壞一切詩歌底可能性。

在這種說法中到底有什麼真理存在？我們對於詩歌的評價怎樣會被科學影響？詩歌本身又怎樣受到影響？過去給與詩歌的極端的重要性，現在總必須加以闡明，不管我們結論以爲所給與的評價究竟正當與否，也不管我們以爲詩歌仍當存在於那樣的評價裏與否。這表示出關於詩歌的一切，不管對與不對，總是要發生重大的結果的。若是我們不提出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則我們對於詩歌，便不能適當地處置了。

人們曾費過了很多的勞力以解釋詩歌在人事中的崇高的地位；但總括說來，却很少有令人滿意或使人信服的結果。這倒是不足奇怪的。因爲要表現出詩歌是怎樣重要，首先總必須發現出詩歌是什麼東西。直到現在，這種初步的工作，還是不完全地進行着；關於本能與情緒的心理學還是太少進步，並且在科學探討時代以前的那些狂亂的玄想仍明確

地加以阻礙。凡對於詩歌的興趣不十分濃厚的專門的心理學家，或對於心靈通常就沒有適當的觀念的文人，都沒有這種資格來作這種探討。假若要想進行得令人滿意，關於詩歌的帶有情感的智識，與關於不帶情感的心理分析的能力，都是必需着的。

我們最好先問「詩歌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什麼一種東西。」當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之後，便可以問「我們怎樣能使用它或錯用它？」與「有什麼理由以為它是有價值的。」

讓我們取一段經驗，一個人生活的十分鐘，把它大概地描寫出來。這是可能的，表示出它的一般的構造，指示出在它裏面什麼是重要的東西，什麼是瑣屑的與附屬的東西，那個特點倚賴着那個特點，它是怎樣出現，並且怎樣影響這個人的將來的經驗。自然，在這種描寫中總有一些闊大的罅隙；不過人們通常總可藉此以了解心靈在經驗中怎樣動作，並且經驗是什麼樣子的一些事體。

一首詩歌（讓我們說渥茲華斯底那首「西敏斯特橋」 Westminster Bridge 十